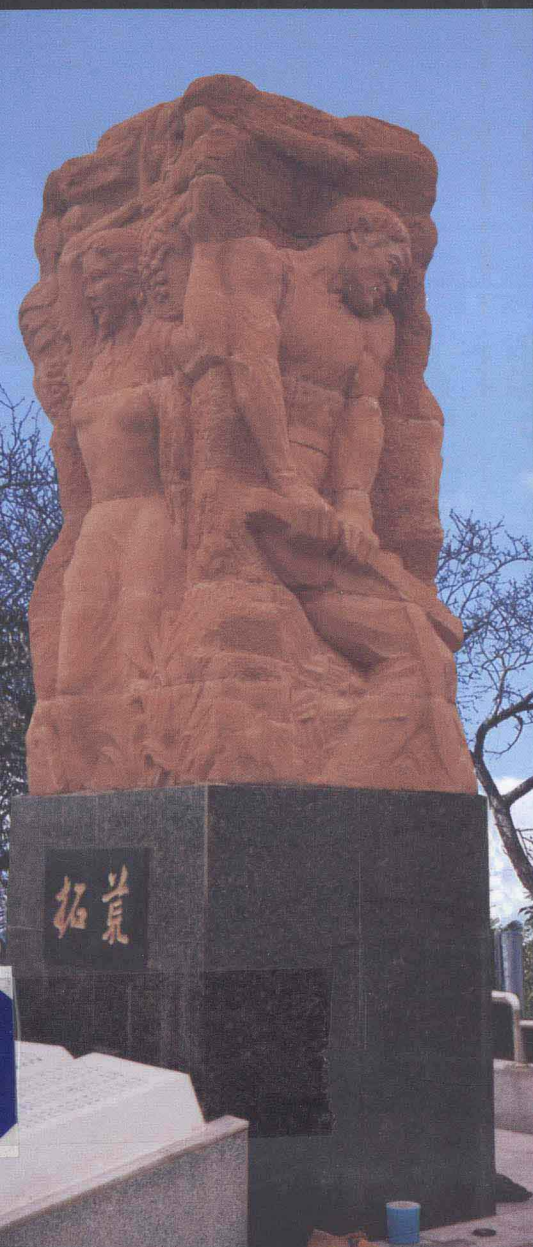


◎下 册



纪实文集·续集·二〇〇九·五·十五·编辑组编

二十一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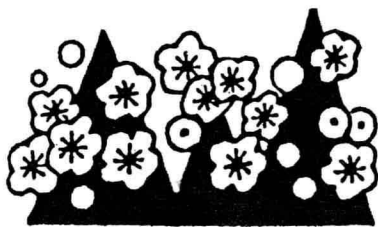
作家出版社

ER SHI
YI NIAN

◎纪实文集·续集

二十一年

下 册



作家出版社

卷 二〔下〕

- 落难东风 龙开铭 / 567
身不由己 解传宝 / 579
“阳谋”陷阱 青春湮没 唐宗碧 / 583
回首二十一年罹难中的注事 赵维光 / 590
是什么把你推向深渊 杨 禾 / 604
死里逃生 李文光口述 沈迎春整理 / 648
悲剧时代悲剧中的我 彭嘉福 / 656
粘血带肉的一粒“粉末” 林永万 / 667
我的母亲 张子银 / 676
幸与不幸 李国亮 / 688
二十一年灾难纪实 梁 平 / 694

卷 三

卷首语





- 1975 一个“阶下囚”给女儿的信
陈贤林 / 711
- 梦断九连山下 印仁端 / 723
- “右派”的故事 钟 静 / 757
- 大理州太和农场对右派等分子的改造
杨齐贤 李本敏 曾国玺 后永年 / 785
- “粮”字的代价 李 俊 / 800
- 太和农场四队纪事 李本敏 / 810
- 大战芳香油 李本敏 / 813
- 苦难拾遗 董建民 / 827
- 水围寺简记 璠 尼 / 836
- 注事难忘 赵惠芬 / 839
- 一个屈死的冤魂 杨 群 / 845
- 累及子孙 刘家媛 / 849
- 辛辣的岁月 马 灿 / 851
- 大 舅 增 华 / 859
- 悼刘春霖 尹大纯 李国云 / 865
- 一个“坏人”的善行 李国云 / 871
- “石屏矿山”劳教的一页 段昌远 / 875
- 我的诉说 芮正华 / 877
- 苦涩的回札 李鸿昌 / 881
- 注事点滴 汪家林 / 886
- 痛苦的回札 王忠福 / 889
- 轻轻一巴掌引来的祸殃 何学敏 / 894
- 我所经历的反右 普忠科 / 901

- 逆境之歌 普忠科 / 905
我是一个幸运的劳改犯 于辅成 / 909
这究竟是因为什么? 后永年 / 914
朱文灿之死 陈孟如 / 919
“坏分子”这顶帽子 郑 兴 / 929

卷 四

卷首语

- 帆傅存源 旃庆余 / 935
记李泽澌在东风农场画周总理像
旃庆余 / 942
“小三子”与“板娘” 赵汉科 / 947
“贱民”五记 吴 宁 / 953
混沌与反思 吴明春 / 966
右派补阙 高 鲁 / 981
功与罪 高 鲁 / 984
右派是什么 粟异铭 / 988
拾荒西山脚 肖介达 / 993
怨春不语帆绿萍 邹泽林 / 1000
追帆难友肖涂尘 吴昌春 / 1013
和下放干部相处的日子 曾定华 / 1021
狗娘养的王德义 余海龙 / 1030
裂 箒 余海龙 / 1035
“整人”杂谈 李相东 / 1041





- “反右”是“正确”的吗? 李荫祥 / 1048
对“反右”的再认识 李荫祥 / 1057
百问东风无消息 狂人日记找答案
汪 风 / 1068
“球裤” 袁 镛 / 1070
选民证 袁 镛 / 1074
给红河州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信
武士达 / 1075
高鲁诗组 高 鲁 / 1078
 半百有感 / 1078
 花甲叹 / 1078
 农场往事 / 1079
 拾 粪 / 1079
 插 秧 / 1079
 垫 厩 / 1079
 读书有感二题 / 1080
肖 鹏诗文 肖 鹏 / 1081
 磨与等 / 1081
 《血火史诗》引来的灾祸 / 1086
 一桩要案 / 1091
 人民总理, 永立丰碑 / 1093
 李林泉之死 / 1098
 荒唐的逻辑 / 1101
 汨罗忆女友郑汝馨 / 1103
 怀马堃长者 / 1103

忆石屏炼钢 / 1103
怀念戴仰真 / 1104
牛棚中的婚礼 / 1107
大院的盆花 / 1107
大宿舍里的麻将声 / 1108
雕蛇人 / 1108
一支小乐队 / 1109
新“夜半歌声” / 1109
学中草药医 / 1110
矿山白骨 / 1111
饥饿中的人群 / 1112
《二十一年》感言 / 1113
读书心声 / 1114
读《董时光之死》 / 1114
读李运禹《炼狱祭》 / 1114
读《张申府事略》 / 1115
读《新哀荣录》·悼烈士林昭 / 1115
读《李达的历史故事》 / 1116
读史玉书《读“苦旅”的联想》 / 1116
置党、国、人民于不顾的“干杯” / 1117
直言“大闹大乱” / 1117
读《广西吃人狂潮真象》 / 1118
读《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》 / 1118
读《波尔布特取经》 / 1118
读《共和国历史上的柯庆施》 / 1119





读《邓华将军在狱中》 / 1119

陈丛林诗组 陈丛林 / 1120

斥“言者无罪” / 1120

斥“阳谋” / 1120

读《夹边沟记事》有感 / 1121

读《二十一年》有感 / 1121

兰草诗组 周永华 / 1122

谴左祸 / 1122

满腔热血遭冰冻 / 1122

晚境自勉 / 1123

十六字令 欢与忘 / 1123

古稀感怀 / 1123

小草吟 / 1124

悲喜篇 李培元 / 1125

心 声 余永庆 / 1128

欢呼新中国诞生 / 1129

叹离分 / 1129

冤 / 1129

路遇逃荒者有感 / 1130

梦 乡 / 1130

三十一岁生日有感 / 1130

冬夜思亲 / 1131

今日巧遇娇娥 / 1131

我想回家 / 1131

大厦悲歌 / 1133

为“童尿”记事 / 1133

盖棺论定 / 1134

坎坷历程 / 1135

重游大坪劳教所抒怀 / 1135

贺胡开云先生《书枕墨羹集》首发式

/ 1136

见闻与思考 / 1136

回首“整风反右”留下的只有片断

秦式儒 / 1140

2009年元旦惝惑 / 1146

目
录





卷首语

悠悠岁月，悲“阳谋”之不测，叹人生之多艰。赤子青春，灼灼其华，本可写壮丽之诗，可奏动听之曲。巨料一声“事情在起变化”，纷纷落入陷阱，身入地狱，经受摩菲勒斯特无限之折磨，斯文扫地，强忍二十一年风刀霜剑之劫难！

落难东风

龙开铭

我是云南大学学生，是学历史的。在一九五七年十月，毛泽东和共产党整风的号召下，帮助党整风，提了意见，就被毛泽东和共产党认为是反对共产党，反对社会主义，把我打成右派分子，受到“保留学籍、监督劳动”的处分，被学校的保卫人员在一九五八年二月押送到东风农场劳动改造。

到了一九六二年，在东风农场已经改造五年了，这种改造生活过得非常地艰难，毛泽东的教育改造宽大政策下，还保留了选举的权利。而农场对右派分子的“教育改造”，却是捆绑吊打，和奴役的劳动。在这种践踏人权肆意虐待的情况下，我真不知道要怎样改造才算好呢？面对这种恐怖的改造生活，越来越抵触，越来越不满。没有想到，农场整人，往死里整，因而对这种改造失望了，绝望了，只是屈服于山样的压力，不得不过着这种忍辱偷生的生活。

落
难
东
风





饥 饿

到东风农场后，就遇上了“大跃进”总路线，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三面红旗万万岁所造成的“自然灾害”。我这个大学生，身无半文，无依无靠，在东风农场最为狼狈了。我被编在三大队三中队，先在明以则修公路，后到普龙修水库，再到黄家庄搞农业生产。一九五八年底，到长塘子生产队。当时长塘子生产队，住的是建在一个小冲子的草坪地上的茅草棚，背面和对面都是小山坡，东面有一个大水塘，就叫长塘子了，下面是火木龙寨子。开初，还能吃饱饭，一天干到两头黑，人还能支持住。除了干劳动外，晚上就是学习和开会。在学习和开会时，我们这些右派分子，主要是受教育，生产队长训话，叫我们“好好改造、好好劳动，改恶从善，重新做人，争取摘掉帽子。”对这种学习和开会，已习以为常了，老生常谈，久而久之，也就处之泰然，当成休息，闭目养神了，因为干活后，实在太累。而对于个别谈话，就叫人难受了，在每个星期内，都有生产组长或下放干部，找我汇报思想，要表示认错和悔改。往往最使我痛苦的是，要深挖思想根源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只得口是心非，编造谎言，搪塞过去，说自己出身于旧社会，有资产阶级反动思想，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不满。其实我何尝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，只不过是提了意见而已，毛泽东和共产党容不下，把我打成右派，自己有苦说不出来。我想这些下放干部心里明白，他们也是被共产党看成有问题的人（如中右分子、历史分子、坏分子等）才下放他们的，只不过是假装积极，表现左一点，争取早日回原单位工作，脱离农场这种苦日子。

一九五九年五月，农场开大会和生产队开小会，宣布定量吃饭，分饭吃，吃饭过称称，说是一顿八两饭，就吃得饱，

已足够人体所需热量。实际上根本吃不饱，把我们整惨了，饿着肚子干活，身体很快垮了。其中有几个我的同学（云南大学学生），如陈孟如等，最为狼狈和凄惨的是因为我太穷，家庭生活十分困难，母亲和妹妹，靠苦力为生，在重庆珊瑚坝挖砂、挑砂，挣钱过日子，亲戚朋友为了划清界限，已无往来，家庭无力帮助我。在生产队要干重活，饭吃不饱，又无帮助。但是要活下去，就不得不想法子，开初在收过庄稼的地里，如花生地、红薯地、包谷地，去捡收漏了的花生、红薯、包谷、瓜藤，就是吃得的山茅野菜也捡，能捡多少就捡多少。因为灾害，庄稼长不好，收成也不好，很难捡。况且队长宣布不准右派分子在地里捡东西，叫下放干部监督，摘帽和未摘帽的右派分子互相监督，所以就不能捡了。为了活命，就只得找山茅野菜，我吃过节节菜、苦菜花、水白菜之类的，吃这些东西，味道很苦，非常难吃。有时到场部挑饲料（或用牛车拉），就悄悄的拿米糠、豆渣吃，算是很好的食品了。偶尔有附近农民拿点蔬菜和水果来卖，价钱很高，只有下放干部和少数右派买得起，而我穷，是买不起的。只能看着他们买了吃，见他们扔下的皮、核，我就捡起来吃。有的下放干部见我捡皮吃，就把皮丢在地上，用脚踩一下，我还是捡来吃了。不吃不行啊，因为要活命，想到能活一天就活一天。有一回赶牛车到场部拉种子，在空坝子见副场长（姓刘）把吃剩的大饼丢在地上，我赶快去捡起来吃，被这个刘副场长看见，他向我叫了一声，放下，向我走来，踢我一脚，骂我丢人，我只好把捡来的大饼又丢在地上，他用脚踩烂，我只好赶牛车走开。因为营养不良，又要干劳动，不久就得了水肿病。得了水肿病后，身体虚弱，毫无力气，不能干活了。这时的我处境就更悲惨了，队长（姓刘）叫我去队部，开口就骂我，说我偷懒，装病，是盐吃多了，得的水肿





病，死不了人，非干活不可。我走出队部，就哭了，眼泪流了出来，见到有人，就赶忙擦干眼泪，低下头，不让人看见。心里想，就是死也得硬一点。一个人坐在宿舍外的草地上沉思，想到父母和妹妹，也想到死。

春耕以后不久，队上开会，宣布成立苗圃组，栽培树苗，就把我编在苗圃组。苗圃组的活比较轻，大概是照顾。后来才听组长（下放干部，姓赵）说，刘队长去问医生，龙开铭是不是装病，医生（下放干部，姓张）说不是装病，已经不行了，照顾一下，不要死人。队长这一回算是手下留情未把我置于死地。真是感谢医生了。这样生活下去，不死不活的，想到这一生算是完了，但还不想死，要活下去，有一天能回家见到亲人。为了活下去，不顾一切，就“偷”了起来，见有机会，就在地里假装大小便，或做其他的事，在胡豆地就摘青胡豆吃，在豌豆地就吃青豌豆，在包谷地里就吃青包谷，总之见啥能吃就吃。有一回在包谷地里，吃着包谷，被一个农民看见，我怕了起来，这个农民笑了说，我不会说你，以后要小心，看看周围有没有人，如果被人拿着，你就要挨骂挨打了，我不愿见你这个出门人挨骂挨打。有个晚上，已深更半夜了，要小便，我就起床走出宿舍，门外不远的晒场上放有红薯，我就去拿了两个，正在吃，被守夜的人（有个下放干部姓王和另一摘帽右派）逮着，姓王的下放干部伸手就打我，骂我偷东西，摘帽右派叫我站好。当时，我有些慌，怕他两个打我，惊动大家。站了一会，就叫我回宿舍，明天再说。第二天下午收工后，队长站在院坝里叫我说，你昨天晚上偷红薯，罚你挑土坯六十块，连挑三天。我只得挑，大概来回有一公里，挑了五趟才完。晚上就开小组会斗争我了，组长是个姓李的下放干部大声吼叫：“给我跪下，跪好！”队长把我臭骂一顿，说我抗拒改造，不规规矩矩，偷公家东西

吃，劳动上偷懒，不好好干，又说我是个大學生，偷东西，不知羞耻，生活作风烂。接着有几个下放干部，也臭骂我，姓刘的下放干部骂我不知耻。另外，有几个右派分子批判我，没有认错，没有接受改造，继续犯错误。我跪在地上，低着头，就听他们的骂。问我知错没有？我赶忙说，我错了，不应该偷，向他们求饶，生怕挨打。因为我的身体已虚弱了，再经不起打了，会把我打死的。这时，我想了很多，我不是生来就偷的，实在是饿，“饥寒起盗心”，才如此，是生活所逼，其实也不叫偷，是吃自己种的粮食，名正言顺，认为自己不是什么偷。在这种处境下，罚跪骂我，我还有什么人格和自尊呢？没有了，早就没有了，自从被毛泽东和共产党打成右派分子后，任其打骂和污辱，根本就没有重视和尊重我们的人格和尊严，把我们不当人看待，把人道主义践踏完了，耻与不耻，对我有什么用呢？只是奢谈吧了。作为我来说，只求能生存下去。还好，这回斗争会，还未打我。事后，一个下放干部（姓胡，云南大学同学）悄悄对我说：“不是不打你，看你这个瘦样子，经不起打了，打死了也不好说。”

有天晚上，已是深夜了，我起来大便，便后就走到坡脚的甘蔗地里吃甘蔗，正吃着，听见地边有人说话，心想完了，是守夜的人，要抓人，如果被抓，会被暴打一顿。我只得悄悄从地的另一头，弯着腰走水沟，绕到坡后，走向宿舍，幸好未被抓着。过了两天，一个右派分子（参加守夜的）在工地上休息时，悄悄对我说：“那晚上听见甘蔗地响动，就猜到是你，等你出来，就抓你，你跑掉了。”我听后苦笑，对他说：“如被抓着，你会打我？”他回答说：“我不会打你，但有人会打你，以后你要小心，队长他们已把你看成小偷了，抓不抓你都是一样，你是个小偷。”

大概过了不久，有个姓陈的右派（云南大学同学），在包





谷地里搬了一包青包谷，被一个下放干部发现，揭发了他。中午吃饭后，就在坝子开批判他的大会，他低着头，接受批判。不久，就有下放干部大声叫道：“把小偷龙开铭叫出来斗。”队长就叫我站出来，站在姓陈的右派旁边，陪着接受批判，因为这个姓陈的右派，平时表现好，队长批了他后，就批我了，说我表现不好，一贯的偷，屡教不改，品质恶劣。我就由陪斗变成了主要被斗者了。有两个下放干部（一个姓王一个姓李），走过来，用手打我，用脚踢我，骂我不要脸。我看着他们打。其中一个下放干部说，你还敢反抗，又踢我两脚。生产队长和下放干部对我的打骂，不断的骂我不是人、无耻，我只能尽量忍受，内心十分痛苦又无处发泄，因为他们早就不把我们当人看待了。我们这些被专政的右派分子，在农场的毒打和污辱下，还有什么人格和尊严，要这种被打骂和被污辱的尊严又有什么用？请看打骂我的生产队长，他又干了些什么呢？还不是偷，是公开的偷！有一次我在厨房洗菜，就看见队长在厨房掏饭吃，不用称称。又有一回，我到库房去挑化肥，就见队长在库房拿花生和大米，包起来就走。这就是队长他们的真实面目，公开说得冠冕堂皇，背后却干见不得人的勾当。不知他们是否知耻。说到下放干部也一样，他们利用有监督右派分子的权利，除了打骂右派分子之外，还卡右派分子的脖子。在春耕和秋收的大忙季节，场部有时供应一点副食，有糕点、饼干、糖果、咸菜，定量供应，按人头每人一份，用钱买。当时说来，这是大好事，人人都期待的。但这种好事，对我来说就变成十分痛苦的事，因为没有钱，每月三元的生活费，买日用品就已用光，那来钱买，只能眼睁睁望着了，此时，就有下放干部来与我招呼，叫把我这一份，让给他买，他可以分一点给我吃。这实质上就是乘人之危的打劫行为，尽管心里不愿意，也只得答应，